

新星·鲁迅书系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

域外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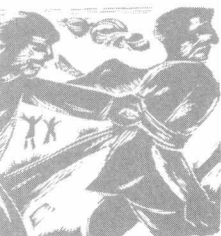
止庵 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

域外小说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域外小说集 / 鲁迅, 周作人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1

ISBN 7-80148-997-7

I. 域... II. ①鲁... ②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1595 号

域外小说集

周作人 鲁迅 / 译

责任编辑: 耿红平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SDD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 编: 100005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保定华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6.8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总 序

一九零六年夏秋之际，周作人随鲁迅赴日本；一九二三年七月，二人失和。其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们更多呈现为一个整体，所谓“周氏兄弟”是也。彼此有多方面的合作，例如一起为《河南》杂志写稿；周作人协助鲁迅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前者付印时，即署周作人之名；周作人所作《欧洲文学史》及《小河》等，亦经过鲁迅修改。然而其中荦荦大端，究属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收在这里的四种译作就是具体成绩，在周氏兄弟前期的文学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红星佚史》一九零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著，会稽周遑译。后来周作人说：“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

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按 Rider Haggard（1856～1925）通译赖德·哈格德，Andrew Lang（1844～1912）通译安德鲁·兰。该书由周作人直接从英语翻译，一九零七年春完成。其中约二十首诗歌由他口译，鲁迅笔述。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一九零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说七篇；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说九篇，周氏兄弟译于一九零八年至一九零九年间。就中鲁迅据德文转译三篇，余为周作人据英文翻译或转译（《灯台守》中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书在东京付梓，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序言、略例，皆出自鲁迅手笔。鲁迅曾说，当时他们“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总括一句，旨在标举“弱小民族文学”。以后周作人继续从事译介，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共完成二十一篇，一九二一年《域外小说集》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增订本时一并收入。增订本署周作人译，序言实为鲁迅所写。

《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

书馆出版，署周作人译。其中鲁迅译九篇，周作人译十八篇，周建人译三篇。此前周作人已有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点滴》问世，《现代小说译丛》继乎其后，都体现了以白话文来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实绩。冠名“第一集”，似乎预告有个大的计划，如同当初《域外小说集》之打算“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然而续集未及开译，兄弟即告失和，这计划也就中断了。

《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九二三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周作人编译。其中鲁迅译十一篇，周作人译十九篇。这是与《现代小说译丛》相并行的译著，专门介绍日本现代文学，作家及篇目遴选则体现了周氏兄弟对于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史的独特把握。据周作人说，“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佐藤女士的事》），乃与《现代小说译丛》以同样原因而中止。该书附录系周作人编理，芥川龙之介与菊池宽两则，部分袭用了鲁迅《〈鼻子〉译者附记》、《〈罗生门〉译者附记》和《〈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的字句。

以上各书，均已绝版多年。其中鲁迅所译部分，后编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和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的周作人译作，亦曾收进《苦雨斋译丛》。现在按照原来完整样子重新印行，读者俾可体会周氏兄弟曾经有过的共同追求。绝大多数篇章迄今尚无替代译本，其中颇有堪称杰作者。《红星佚史》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四年四月再版本为底本，《域外小说集》以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初版本为底本，《现代小

说译丛（第一集）》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五月初版本为底本，《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版本为底本。所作更动惟将竖排改为横排，繁体改为简体，以及对明显错字酌予订正。

止 庵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序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于 X 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〇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

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讱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

来夫的《漫》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周作人记于北京。

旧 序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乙酉正月十五日

目 录

- 1 序
- 4 旧序
- 英国淮尔特一篇
- 1 安乐王子
- 美国亚伦·坡一篇
- 9 默
- 法国摩波商一篇
- 13 月夜
- 法国须华勃五篇
- 拟曲
- 17 婚夕
- 18 舟师
- 19 萨摩思之酒
- 19 昔思美
- 20 明器
- 丹麦安兑尔然一篇
- 22 皇帝之新衣
- 俄国斯谛普卢克一篇
- 26 一文钱

俄国迦尔洵二篇

37 邂逅

52 四日

俄国契诃夫二篇

65 戚施

74 塞外

俄国梭罗古勃十一篇

82 未生者之爱

寓言

91 孱儿

91 冰糖

92 糖块

92 金柱

93 误会之起原

93 蛙

94 石子之经历

95 未来

96 路与光

97 烛

俄国安特来夫二篇

98 谩

107 默

波 澜 显 克 微 支 四 篇

118 乐人扬珂

124 天使

131 灯台守

144 酋长

波 思 尼 亚 穆 拉 淑 微 支 二 篇

151 不辰

156 摩诃末翁

新 希 腊 藹 夫 达 利 阿 谛 斯 三 篇

160 老泰诺思

162 秘密之爱

164 同命

芬 蘭 哀 禾 一 篇

166 先驱

170 著者事略

安乐王子

英国 淮尔特

城中有柱石峙立，安乐王子之象在焉。象身裹以金叶，碧玉为目，剑柄上饰琼瑶，烂有光辉，见者叹赏。有市会议士曰：“美哉，如占风之鸡旗也！”言时颇欲以风雅自见，继复惧人诮其虚华，则曰：“独惜其无用耳。”其人盖信更事者也。

有小儿啼欲得月，其母语之曰：“若胡弗效安乐王子者！安乐王子未尝啼泣有所求也。”

骚人过此，则视象而言曰：“世间犹有安乐之人，吾心怡悦矣。”

贫儿自圣寺出，绛衣素帔，群言曰：“彼貌如天使也。”数学师曰：“汝安知者？汝辈未尝见天使也。”儿对曰：“然。第有之，尝见诸梦中耳。”师则蹙额疾视，盖不悦小儿梦也。

一夜，有小燕翻飞入城。四十日前，其伴已往埃及，彼爱一苇，独留不去。一日春时，方逐黄色巨蛾，飞经水次，与苇

邂逅，爱其纤腰，止与问讯，便曰：“吾爱君可乎？”苇无语，惟一折腰。燕随绕苇而飞，以翼击水，涟起作银色，以相温存，尽此长夏。

他燕啁哳相语曰：“是良可笑，女绝无资，且亲属众也。”燕言殊当，川中固皆苇也。未几秋至，众各飞去。

燕失伴，渐觉孤寂，且倦于爱，曰：“女不能言，且吾惧彼佻巧，恒与风酬对也。”是诚然，每当风起，苇辄宛转顶礼。燕又曰：“女或宜家，第吾喜行旅，则吾妻亦必喜此乃可耳。”遂问之曰：“汝能偕吾行乎？”苇摇首，殊爱其故园也。燕曰：“汝负我矣。今吾行趣埃及古塔，别矣。”遂飞而去。

燕飞终日，薄暮抵城。念曰：“今将安托？意城中或可居也。”已而见柱上金人，乃曰：“吾当居此。地爽明，颢气亦清也。”遂集安乐王子足下，悠然四顾，微语曰：“今日居金屋中矣。”随谋就眠，方曲首匿翼间，忽有雨水一滴落其背。燕惊曰：“异哉！空中了无云物，星光灿然，雨乃遽降，北欧天气殊恶也。彼苇喜雨，第此正其私意耳。”言次雨又降，燕曰：“金人在上而不能避雨，是何用者？吾当别求烟突之顶栖之。”遂决意他去，顾未及展翼而雨复下。燕仰视，乃有所见，见安乐王子方泣，滋泪交颐，月光被面，色益美好。燕心怜之，问曰：“君何人耶？”曰：“吾安乐王子也。”燕曰：“然胡为泣？已濡我矣。”王子曰：“当吾生时，犹具人心，乃不知泪为何物。以吾居商苏西（此言无忧）宫中，忧怨无由得入。昼游苑中，夕就广殿，歌舞相乐，苑外围以崇墉，

吾但见是中之美，更无暇问此外何有矣。诸臣字吾曰安乐王子，使人世欢娱，足称安乐者，则吾信安乐矣。吾墨墨以生，亦墨墨以死。逮死后，众置我高居是间，吾遂得见人世忧患。虽吾心为铅，不能无动，舍涕泣外，无他道矣。”燕闻之自念曰：“嘻！彼身非纯金者与？”第不敢朗语，指斥他人，特窃自异已耳。

王子又曰：“远去此地，有一委巷，中见敝庐，窗户方启。吾见妇人据案而坐，颜色憔悴，手赤且甲错，多为针伤，盖缝妇也。方为宫中女官作锦袍，刺爱华（中国玉蕊华也）于上，以备大宴时之用。屋角榻上，幼儿方卧，病苦消渴，求橘食之。顾母无有，惟饮以川水，故儿啼泣。燕子，燕子，汝能为我将剑上琼瑶，往赠之乎？吾足着坛上，不能移也。”燕曰：“第有人待我于埃及。吾友方翱翔尼罗川上，与荷花共语耳。未几，当归宿古帝堊中，帝则亦在，棺槨皆施丹雘，身缠黄绢，薰以异香，颈间悬玉，色作惨绿，而帝手乃如枯叶也。”王子曰：“燕子，燕子，汝能留此一宵，为吾作使者乎？儿渴甚而母尤悲也。”燕曰：“吾殊不爱小儿。去岁夏日，尝游水次，遇二顽童，为磨工子，恒以石投我，顾未尝一中。燕皆善飞，石胡能及，矧吾家本以疾飞名世者。然儿之为此，则终不敬也。”顾王子色甚悲，燕为之动，遂曰：“此间寒甚，第吾当留此一宵，为君使者。”王子曰：“吾敬谢燕子。”

燕取琼瑶，衔之味间，越屋而去。过圣寺塔旁，见有白石